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0
3



文庫 11
D 50
3



管子卷第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德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

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

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宋長春評都
慮言虛事為
美夸張華容
雄駁如出辨
口穉下諸先
生為之耶
張栢評文極
高古前後結

管子

卷九

龍齋藏板



010190551038

構最嚴密而
熟處復處往

往得趣

朱長春評散

散敘次如不

開應中問應

究秦之妙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

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別本傷
欲化民之惡
別新評行

孫戰評篇
古人重其事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怨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

廟告先君而後行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以神道設教者

版牘也此此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書其所定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代邢衛桓公不救裸

朱長春評敘
桓仲君臣一
段從一疾不救
以恩弄諸臣

管子

卷九

二

管子

詞景如畫臣請以慶四言

體。紉。胸。稱。疾。

初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

歸結如陣法如禮偈如射

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

于元反。標。所以嚴飾之。

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椽。

覆秦策中敘范雎昭王相

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朱伐杞。狄伐邢。

陳歌舞竿瑟之

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

見一段情事

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

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

荀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

格相當

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

元景苑然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

葉水心評危言味聽

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脫出。游也。

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

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

伐。謂斫也。

併歌舞之樂。

併除也。

宮中虛無人。

不令人掌守也。

桓公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

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

救也。臣請以慶。

以不救為是故慶之。

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張棟評法古太公多用此

管子

卷九

三

花齋藏板

法

朱養純評定
唐行令討書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國當定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楊慎評分其
雌雄有衣焉
又在有字

朱長春評詞
如綺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為著書不可
為史二種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故
蓋聖哲史記
自其文直其
事核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
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雎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
塹。塹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
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
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
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
臣為明賢。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故願事之。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管子

卷九

四

管子藏版

樓慎評一篇
之事智定于
不救更定于
不交桓幾中
折于楚而仲
持之所謂濕
實者也

宋長春評全
述前語戰國
文如此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眾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宋長春評文
奇事亦奇因
其文武而文
武用之所謂
太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氏
之所以匡伯
也
朱長春評名
陵之師兩君
無過也安所
令又安所令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管子

卷九

五

管子 卷九 權 權 權 板

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

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

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岷山，江

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

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

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

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夫桓公今日無文禁言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訕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惟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又安詩未鄭
安有百代文
傳乎
楊慎評或云
發其夾塞或
云即夾字而
易其用筆間
如畫
張衡評是鴻
鵠而北往來
光景
朱長春評一
冷語應上作
結先秦史記
外無此體

專封爾有是平，作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
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
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闔同室
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鄰隣之不宮，而被
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
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歎不振
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
又自稱名吾不敢信，險奔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
不調，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
及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

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賓屬四海，賓禮四夷。

以恩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

楊士享評去
羅列一段便
聊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總其成權侈其罪暴王殘之則殘滅之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
 維持其人衆維其民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
 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
 暴王之常也非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
 然後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
 曰資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

首參評錯綜

馬

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湯武託綱中
璠到鄰國紅
溜可以發魚
父之矣

張泉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而多獲遂亾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
 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
 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然後能用
 之必始與之妙於前四事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革

管子

卷九

七

花齋藏版

場。慎評下而王之。鈞而臣。少。豪傑讀此。可以寒心。

避用賢評以我明威之振。往代人者可合天下之謀而歸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均分地。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刑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今在。

沈結。結財。權。賞。以。明。人之。行。

管。長。評。術。而。曰。德。甚。微。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績。按。遂。德。之。行。猶。以。成。德。之。行。也。如。此。者。百。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以而。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日。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則。無。以。取。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其。元。元。襲。其。詭。說。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徂。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周。濟。也。是。以。

八

花齋藏板

術曰德。德曰大。不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大之德。終歸于術。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

獨與評自此
 至遠無不聽
 皆情大意未
 寧而藏能候
 特至之機既
 事而動能制
 天下之若

陽慎評數語
 皆聖人之旨
 幾幾乎易也
 天下無後而
 可以舉事故
 至伯同事平
 此而出儒論
 殊然之

通用賢評聖
 人將動先知
 其安危若愚
 人則至危之
 時方改易其
 平素之言

故曰。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
 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胃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日。憎中庸之
 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揚。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開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
 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

管子

卷九

九

花齋藏板

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

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破大而制地。大本

而小標。標未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秦通大本小標

中國為天。下樞也。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

以大牽小。以疆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疆助弱也。抑

宋養純評體
備守時得要
領矣

圍暴止貪存凶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

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

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守固謂無守禦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至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交體錯落變
花可法

管子

卷九

十

花齋藏板

桐潛評國之
輕移可畏

宋養純評三
觀三守三滿
千古不易

命二

卷九

桐潛評國之

大政開國。大而不可為者復小。大而不可為。則日損。故復小。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眾而不理者復寡。眾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財。故復輕。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復貧。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可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人眾。而不可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必。兵威而

不止命曰武滿

斯謂尤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

三滿而不可止國非其國也

其國也

三滿不止。敗立至。

地大而不可耕非其地也

地大不耕。則無所獲。

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

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

人眾而不親非其人也

非其人也

人眾不親。欲亡者也。

夫無土而欲富者憂

無土欲富。猶絲木而求也。

求魚故

無德而欲王者危

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

施薄而求厚者孤

厚者孤

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

夫上夾而下莛

莛。苞裏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

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學必評動世
參承語語石

管子

卷九

十一

管子

趙用賢等據

專也君不能

專命則國不

聽也

楊慎評特秘

也曲禮曰毋

捕飯不可指

而沙不可粘

入心豈沙哉

在乎王者炊

粟之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

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

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

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

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五勝。故

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此大

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

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疆

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

者可以圖玉。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

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為危。疆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

國元會評王

霸各有其藉

楊慎評心不

至則物實焉

善牛為則會存焉至微至微又曰後言方心而已又家必言最在字擊焉以前如明而非明審可察究

河俊良評天地在人善

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眾。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眾而舉也。是貪不讓賢後。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是以王之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以爭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也。故可立也。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道。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伐制其地。遠

素水心評文

趙周賢評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殺之。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乖節者也。故失春通。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

況則評立
功名者飛作
難違易故下
日相刑量力
即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料食

來養純評得
失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亦不能。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立。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體。夫舉夫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錯謀易而禍反。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疆。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則喜謀。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

正評謀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春通得者。楚莊之封。陳。夫者。田。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必然。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既動。移而不親。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專破一國。常守其疆。傳。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亡。既。之後世。如此者。王也。

春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丙言七

趙用賢評此
篇文法異
而不窮真天
下之奇也
劉績評此篇
指遠詩哥句
法變換不窮
最千古妙筆
也
楊慎評問前
有事文以立
之題如設懸
而文妙于啓
口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臣。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人。知。所。宗。則。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遺。凶。故。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浴。盡。悉。痲。瘵。而。善。不。怨。

管子

卷九

十五

花齋藏板

救之。眾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此。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

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

所歸。如此者。然後問事。先大功。先問大功。政自小

始。為政先小。從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

有所準。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楊慎評大小
一體求音者
宜伐洪鍾定
律者先辨一

郭正域評何
早數換文法
唯錯落爭奇

楊慎評問業
即問表問族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料

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何待乎。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

當有所。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問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即問收復哉
幾于王

管子

卷九

花齋藏板

朱養和評以
王俱就田上
辭析一亦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
而別。或從公族。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當有所收恤也。
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
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
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
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
為何。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
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沈氏新評又
及承吏官
外人可謂家
問無遺

士之受責。春通古。債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破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大夫責者有幾其人居官乃賤自行
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承吏。春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
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
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
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
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管子

卷九

十七

花齋藏板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

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績按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

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

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門口而食者幾何人

言其不農作謂綺繡之屬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

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

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

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

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

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饒帷

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弓弩

之張弓弩之可衣夾欽欽兩刀鉞也衣鈎弦之造鈎

所以挽弦以張者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何若其淬厲可其宜修

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

張嘯評男女所出亦閑園

用

穉喜評兵乘機之用更後國之虛實

柯濟詩又轉詞法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

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

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

伐材必以冬也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單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

胎其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

馬牛肥胎及老而死者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出入死生之會幾何其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張穆評此下並刻三件而以時簡稽帥代問字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

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

後日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

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立之年數

案評國

之大事曰戎

故申嚴之亦

長篇連衍于

禮不得不錯

綜示變古文

然

未官

管子

卷九

十九

朱養和說

字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沈鼎新評禮
與親俱死地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
常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為防窺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亦
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春通地市開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此言故言曰法地
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之親。高地
地德為首。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何俊良評萬
人相市而
入各營其所
生

岳正評曰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地。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具
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求
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求
和。謂交易也。萬人
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句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句。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

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

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謂行商

市者勿征於關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其煩擾徒負勿

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

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

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

其外以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貌德敦厚也校察如

三開新評開
民不離市而
悔有以來遠
入財利之門
更不寒

朱養純評古

來開邊之重

皆由不以順

結即日撫西

極行法官明

制度亦無庸

跌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國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日以困
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各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須德者不足困我也蓋
誥好者必使須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問

而巳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人失信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

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累安能使同

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

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

慎守其一以備不虞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

令守法之官日行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

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日申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朱長春評。叠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謀失第二十五

熯而悅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折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朱長春評戒。亥。猶道而定。之。務。故。家。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譚。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木者。春通不木。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洗遺文可入
卷后

姚樞評駱洞
謂其流漸漢

張梅評公亦
固情一句收
正三句法人

揚慎評此三
句與無翼三
句亦相經緯
合味之有榮
華精實存焉
玉筍云仙有
身製非獨切
夫宝法難獲
也故至人固
之又固仲豈
有道秘而姑
以分桓其餘

為本秋穫為利。今田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夫師行而糧

食其民者謂之凶。師行無成功。空費。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凶之行於身。桓

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無根而固者情也。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

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

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

而富。惟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此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

可尊。而道乃。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若順。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

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期而遠者莫如年。期願實寡

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以

起羞。出好與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

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

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二 花齋藏版

節
揚慎評生從
無方句生來

朱長春評濁
以靜之徐清
安以久之徐
生是靜然定
生此句摠上

河長段評換
孔上下寸賤

管子

卷十

雜齊莊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
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禁止聲色。
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
之淫。所以成邪行。凶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
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心自
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故不以天下
仁內。義外。助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
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
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
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貪昌者耳。非
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呼復新有

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
之中而無懼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

儻來。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

而疾。德必真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

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

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

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

物莫不得其情也。萬寡交多親謂之知人。故能交寡

沈昂新評不
動者無為之
宗

管子

卷十

三

花齋藏板

正域詩意
雅厚若儼

而親。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

為仁。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

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

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隰笏朝

公望二子施弓脫鉞。鉞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穡，慎評交成者，天下之慶也。忠信者，交成之慶。天下有賀得信友者，不謂管戎乎？曾參評戈康，以後拾似。

孤頹達患苦
飢死而上逆
施雖忠言何

井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

為羽翼，所。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

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

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吾刑焉。如此而又近

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

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

日其將。桓公蹙然遠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苦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楊士宏評
本多而管子
至此因對及

張暉評欲得
君之教最難

岳正評三看
所論實多

葉水心評從
教選得來

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然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計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射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斃。

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斃。

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惇耄也。

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謂錢也。即其物。

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獵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者鹽者也。其

樵蘓曰。草封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春通

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

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

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

故其物布天。果三匡天子。南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餽不盛也中婦諸

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

出乎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

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馬聞吾有行也

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

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

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

焉言我未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

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

果養和評輕
無掠風整整
復斜斜

趙用賢評此
言已不事人

未嘗得人布
織猶君不下

亦因故諸侯
不至也言者

或有不審致
諸侯之道耶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

之中未嘗得出與語婉以解不盡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

審耶宮中既少織經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

君之行也故言更當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

容我思其不審之專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

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

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雖然

樓士亭評無
物不有而後

管子

卷十

六

花齋藏板

成爲天地無
人不容而後
成爲君相故
結察之官台
衡之任不可
以其人之賢
而舉用之鮑
叔薦管仲管
仲不爲鮑叔
古人至公無
私

楊慎評此與
忘私致身等

語何如當有
別義人心忘
一而數一者
無一不忘朋
之爲人指真
身忘者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

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

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

者未有不人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演

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

用知也。能知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持握

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

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

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

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

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

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審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

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張榜評文知
數子偏處洞
更隔垣

揚與評謂
帝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
江黃近楚已
以後君必歸
二國于楚使

楚知服已而
不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平
楚必伐之不
救則不可若
救則逐與師
旅而致亂矣
積上享評歸
江去於楚管
子身後之遠
見恒春秋魯
僖公十三年
齊桓公三十
八年也是年
夏楚人滅黃
其父齊侯使
管仲平戎於
周則管仲病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之國尚不寧。何也。以國。詘不能為國。以
以國。詘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詘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積聚不能知。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
足而息也。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
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臣聞之消息盈
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
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
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
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
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
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
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
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
殺而不使也。春通左傳曰。還我。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者狗。喻易牙
狗矣。殺。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
易牙終能亾。曰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
言曰。井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

時黃已先亡
惟江在耳

列總評果堆
記置腹

管子

卷十

本齋藏板

豎刁其身之不愛馬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
又言曰西郭有狗嗥嗥且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
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
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篇當嗣君之位。今奔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
遂卒。卒十月。隰勿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
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
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
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
戰于廩。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
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長春評地
圖參患制分
三篇皆權書
談一節深一
節文亦一篇
精一篇表相
比合故應參
看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輶轅之險。謂路形若棘而
又輶曲。緜氏東
南有輶轅
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
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
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
草深茂能
有所
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因殖之地。

管子

卷十

九

本齋藏板

困謂其地境均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

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在也。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

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

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

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

於心。故其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行

梅主享評明
智能而人主
又出以獨斷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

行屬蔽賢。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

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

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

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連什伍。使其什

鈞連有。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揮

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

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城城池

官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象器

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趙思賢評君
相互相成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
驍。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
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
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
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
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
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

宋長春評化
忠談兵處佳
言欬珠屑玉
贈家後人者
效權家十三
篇外漢士奉
之帳秘矣
楊慎評題目

參患文暢言
兵計耳狃于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別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必構鄰
來伐。故有外難也。羣

臣勿黨。則宜有內亂。羣臣勿黨。則狗變為虎。賢
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

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

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

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

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
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

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
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神

房解好器成
夫其語妙入

中其數不出
千計一句妙

而數之一起
乃可用也文

也計任神明
要心之二盡

不狃而國無
患乃可以計

有不能計心
計二患在亦

心迷不可以
強弱二患者

李泌評雍積
蓋功兵不可
輕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可當一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
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典之
者意勝而動計日而寤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
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頃國一戰能
十年之蓄積必卒喪刃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折貨財容耗雖未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被敵勝先已自勝主人食子饑餓攻者必智
而燬之則攻之自拔者也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
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
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因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散矣荆棘處生日費千
金攻堅則軻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切後良評計
必先定談兵
之加

孫子序評管
子論兵散見
於諸篇不徒
七法功官兵
法小匡已也
漢軍錯上書
言兵事衍得
顯言參患數

敗攻自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
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
用吉日襲吉夢其數能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
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
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
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心至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伐
無甲單謂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
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銛者同實將徒人與
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用
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語其軍便覺
警惶一時號
為賀慶為則
管子之經緯
矣

未長春評漢
初六經未表
諡錯皆管氏
紹祖之厚子
餘食之宗人

白徒鳥合。不知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
至。短兵不能應。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
則坐而受死也。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
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
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
又具。則天下不。器既成。驚敵之夫
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三器
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懼而
自散也。春通器。即兵兵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阿濟許動搖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踵木。冒頓之鳴鏑。往夫也。庶再
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
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
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
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
聚眾。

梅士亨評。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為市朝
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典師動眾。所
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
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
不豫。威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
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忠言不
詳也。

管子

卷十

十三

花齊載反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事請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

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

有有道術智能則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

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

前行多修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

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

一戰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

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宋春評修
前行正基爭
先處

曹彥評用開
後徧知

曹震評人洞
後和萬書

五間之間謂私侯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

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

日一問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目一

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

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

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兵不

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春通卧

潛師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

不陣或妄行則羣卒困春通不量力而強進則銳士

挫春通知難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軼軼所攻既堅

張樞評所以
我楚先侯秦

則勒而乘瑕則神環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

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

是使敵環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

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刀游閒也。

刀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

故不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

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

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說之也。欲以軍爭而有道者不

趙用賢評從
隨屬計利

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秦通攻無君，非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

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不

先規以潛襲，所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

以不知其將至，去而不可止，秦通不可圍，不可止

善守不敵，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待，績按待，即

字為句，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

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沈鼎新評攻
守二者須有
權宜

葉水心評語
翻弄多妍

張學評聖分
所以制富強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鈴術也。決勝於唯性。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厄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

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朱長春評。臣言治體。頗有至論。起名法之上。根道德之意。但不成體。周氣。

索理又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碍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碍。而不通也。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水爲標。有所告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如之於百姓。

岳正評不一之令。疑惑所叢注。

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

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

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

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嗇夫。任教人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人。嗇夫任教人。

孔穎達評守
戰由于誠則
知君臣不可
不令

朱養純評人
皆先自諸賢
先自去罰教
律所關不淺

管子
夫亦謂檢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
百姓之官。論其罪罰不撓法
以行。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必賞信
私。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
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皆。限也。程。准也。事律論法辟
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
衡權斗斛文功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勅
勅。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
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
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
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
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續按言。教律既成。善

補遺評常事
非明法不應

管子
惡不能
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
業。謂因人嗇。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
考此。夫之業也。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
也。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僇死之
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
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
尊君父卑臣。不改其真。地有常形。不改其靜。人有常禮。
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管子

卷十

十七

管子卷十

張不評兼分
官其事道之
常

太清不意
始

之道也

人君無官兼統衆
官故曰兼而一之

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

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

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

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

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

代更也謂上明下審

更相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

君以威覆下下

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

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

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工愿則上下體

上下各得其體也

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

族制也

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

夫為人君

者陰德於人者也

君者以德廕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

量其功之多少

得足

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

受任者指君食之各必設教布政有均

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

有勞者必

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

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

周元會評廕
德仰生語自

九明新評道
益乃制令事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

君言下於臣臣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

力上於君也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

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

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

故曰以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何後良言
勿所以肯愛
柯潛評今恐
相揆者又相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

勞不以職事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為人臣者上共專

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

國如兩君專者擅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

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

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

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

故曰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

一體故可以為人君也

楊慎評一善
也知善即聖
身善則善人
而已矣善居

形器之間則
有利知惠而
不知化非而
廉籍備之用
也以此效忠
盡職則猶可

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積

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人。君不公常惠於

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

國無法則民勿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積按此言君身善之

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積按此言

君不身。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

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積按此言

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

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

曾彥評官人
管不便注瀛
敗

之士也。積按諸生之職。凡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

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

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

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

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

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共要在上。是故君

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

張榜謂本不
正則不治瀛
言其源

矯偽也。上預下事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偽有餘而實不足也。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也。

近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

日不違公道。使行公道而託其私焉。浸久而不知姦

楊慎評說
法而舍之說
盡世主之情

心得無積乎。

既以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

姦心之

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

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

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

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據大臣之助。兵亂

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楊慎評說
存勢大可危

楊慎評說
似見桓之後

承

楊士亭評說
色與我甲比

而取亡後烈

與號石父此

而周遷委委

而度交亂而

姦者驪姬與

二面偶而
晉于古亂源
二轍

管子

卷一

管子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

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伊

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

主位。正。衡。衣服。緇。統。盡有法度。正。衣。冕。字。則君體法而立

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

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眾

共姦之。眾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

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君子受令於父母

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禮儀政評據
法奉命便能
張其按官

丈尺一縟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縟。古什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

一度書同。各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

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察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為顯正

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

有善。讓於天。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

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讓為主。是故

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

也。務四支之人。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宋春和訂天
字至慶人惟
讓為道法

李泌評習古
手羊

管子

卷一

二十二

管子

朱義純評官
廢人言官言
相而歸到看
制然矣密出
水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大夫此

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象官

績按此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天

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

按此上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

言相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立三階

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令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

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

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懸之法

也。稽考其合否。瑞或旋瑞字設春通王制謂以歲之

成質于天子。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

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唯此上有

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道立人之生

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

春通道由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

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

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

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莫能評道能
立生治以重

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

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

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

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

令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

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

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車將殺之厚之意財不能供。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或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闕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闕礙故不供不振也。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益。有過者

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人亦疾其威疾怨也。

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

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管子

趙州賢將

張嶽歸諸好學

郭正域評不

管子

管子

楊慎評典議
中語

沈維垣評合
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
篤六龍

沈氏新評
信傳善揚
三王之遺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
合而聽之則得夫相輔可不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
衆謂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奏。
 先王善與民為一體。
以百姓心為心。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
 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萬國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極。閉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官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君能善川。臣能善納。則何目不達。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明而何也。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臣亦猶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足也。
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齋下。擇其可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也。上下交相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生。欲求不正其可得。則百姓皆與治焉。自為淫僻也。

皆與治焉

自為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終

朱長春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為臣生。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乎。正頗合道術不為名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而嚴勁典制。順不此濫。切不可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梅士享評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勅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探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為臣者受私以為法。於是乎。丙漏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八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管子卷第十終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

朱長春評吐
石便術本

管子卷第十一

絕亦是接聖
大法將無為
聖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揭
出賞罰正為
毅道者定趨

之邪師智而民師之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

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出故莫

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入既反道故以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正其善惡之物

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君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曹彥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罰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國也夫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足故不信也謂喪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入政入政

祭也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入政謂入政

範之衣服所以富之以國衷謂財貨

入政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衷謂財貨

也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可以印道
傷慎評感德
合而民心之
極盡

朱養純評
功罪相當
不讓而相從

葉水心評
則禮義不明
敬危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過以守
敵

管子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
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
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
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
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績一畝之富。盡
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可知也。賢人爲之。視
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
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
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
如此者。禮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義明故也。

管子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
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知所歸。故百姓不
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那將何至哉。故曰德
也。也。言物。君德見侵。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
侵則君危。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
有功。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
者危。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
幸受戮。故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
百姓危也。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
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
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春通。則故施舍優。猶以

管子
卷十一
一
二
三
施舍優。猶以

本養和評五者正以防侵法危

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

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

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

惡君之制已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三務謂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相類評沐日浴月百寶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

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也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

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

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諉而守固

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沈氏新評上下相為用方無倒亂之病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愿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蟲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侵其勢

此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此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

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問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之亡

趙用賢評言
刑罰數加於

種敏政評校
婦前貴一種
以鼓易感弱

穉慎評沈疑
正下而收兵

遊侍故便辟
笑能食其意
此黨者必
之故大臣不
能侵其勢

殊異糾評緩
急出其手則
大何倒持規
朝子夫安法
之如何如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其黨也。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於下。發春通有原有。又讀如十有幾。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

其私。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績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同上誣

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

之賞。奪君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眾。鬱令而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也。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

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法

供上之役也。其明而理職位

法

法

法

法

朱長春評先
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

岳正評曰
百幽君之弱
味濼矣

趙定宇評始
於患不與其
事即下也而
不勞也規其
事不規其道
即下勞而不
惠也
楊慎評下賤

上心以為刑
是謂以刑律

何嘗評運
勢方始能和
信以成禮

劉勰評戒心
動外語名漢

沈開新評上
注天下注地
故能據法而
匡振

管子

卷十一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積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
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
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沿起
滔。謂充也。起。謂遠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
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
為制。令。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
其事必有。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謂君道也。圓而
方有。圓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
通者。必暢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
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
則。固。固而不。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
妄。則。信。也。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
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必
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
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管子

卷十一

七

管子

朱養純評易
使易塞正見
法利處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幸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以養其形。而幸擊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幸於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所立。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義。省矣。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姚樞評食道
奢力各有所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不致有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眾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時。然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後生。故民迂。則流之。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迂。則流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頃時而成體。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

賈震評正四竅也。正官吾官所

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

四正謂君臣父子。五

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

趙用賢評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在。寵亦不足以

不傷禮。私愛驩勢。不並倫。

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驩勢之起。異可也。

餘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

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

得與之並倫也。

爵位雖尊。禮無不行。

復尊異。必須行

也。選為都。倭。冑。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旌所以重其

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倭好者。又以美衣服

之。威。然則兄弟無間。邾。讒人不敢作矣。

弟和。故讒人無所作。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

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下之人。無諫死之記。

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逐嫡子而傷義。故禮優隆。而不取並道。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沈維垣評舉
德能而又不
相極為詳嚴

朱養和評無
別故四亂生

楊悅評失族
去援不賞
侯

張樹評此數
亂切中膏肓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憾矣。愚者惡其
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憾矣。愚者惡其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與有德者以就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奔勞。不以傷年。有
為類。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
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囿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書之循資。如此則上無囿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之。故人不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凶者二。內有
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凶者二。內有
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劫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操機術。陰。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要結其所謀者。聞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矣。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凶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
相以直道。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有小人
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兄弟亂曰黨。
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管子

卷十一

十

管子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中民亂曰讐
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財匱生薄
諄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謂之
義息故薄也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謂之
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則內定矣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
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令得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職也

李泌評家風
語殊鮮異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其年矣則
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所以稽風衆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其功則其材能
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以社稷之任者以
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以若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閻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也。

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民之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

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口出警語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棄其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春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不掩。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精而人動

託而行善。則譽滿天。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下。故人重而名遂也。

張榜評上仕
斬然下起突
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
符機在自同

秀發帶氣充
舉動若春
流又自清濁
何化似面聖
之俊頤

沈鼎新評同
託而美惡異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績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嬌西

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

我。且。惡。面。而。盛。怨。氣。雖美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績。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溢。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稱主享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彌惠

張嶼評有來

謂方有往喜

者。人。之。所。好。故。或。績。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已。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

也。者仁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

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

不敢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擣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質樓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

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則榮去身則辱也故在身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矣凶暴苟以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

托頌達評語
首於貴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名者使

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

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各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張榜評此。前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脉可思。梅士享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斷。桓公遠之。

靈御得其道。天子狃詐域。作使世不患。看開方患無。

管子耳至於身。牙豎刁堂。

巫刑身殺子。

愈益惡而無。

所用之棄士。

柯潛評唯詐不能久。故貴細誠。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

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

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蓋虛

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

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好小人

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

劉翹評里竟
悅雅四臣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人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惇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鄭正域評桓
公自貽伊戚

晉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行旅。十日不得通也。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則共置社。謂以社數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公
故不給之食。
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
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
覆軀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
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鼎新評又引鮑叔語見

張榜評餘情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能。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質。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焉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終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稱不可大議。

梅士享評此篇言君有過。贊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朱長春評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囚其武臣。宜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梅士亭評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肯周匝
而語詞莊聯
文章又是一
變

憂慮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
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千此亦可謂

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合於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絲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絲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性。不相統屬。故無朝

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

不分善。衆所怨。詛之也。詛視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

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輟。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釜漏

朱養純評鋪列淫暴昏侈之習乳實既滴瀝丹井復復次口語語

輔勤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會徧之也。

之能。續按。別本註。盡已。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張樂評又問臣極周楊

曾之評有賢以讒是六首

樂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子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也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宿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遂

能務評假寵

進不退所謂知進假寵留貴假因也因君之尊其貨

宗義和評說貪強之臣難施顏面

賄學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但尊其貨賄而已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

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肖故君有敗乃更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

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

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唯趣人詔有

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闕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有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沈胃新評各奉其身一語刺心酸鼻

生猶奪政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
 於死後乎重春通擅國盡君上以生奪
 政柄下以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其所捕
 保矜貴寵而損棄之
 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貨之人國則同乘而等至其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
 黨而駢金奉身自潔推
 各奉其身過於君也
 日善哉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朱長春評逐節生核剪段雖珍瑣瑣玉葉金豆耳文不論奇正大雅則大小巧則小張榜評奇語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 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 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送

管子

卷十二

石齋藏板

道修古而山不重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已混同也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應天子之食故

張嶠語枝鹿之遺

天下平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而賦曰良不相及也人民之俗

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雖立公卿不理不出百里而來足其獄一蹄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獄一蹄

足故也奇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獄一蹄

胼一蹄履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履以耻之

具也春通一蹄胼一蹄履承象刑之化也曷加于諸

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

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

乎時爽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

故也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

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

未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

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

今人之昏昧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目

管子

卷十二

石齋藏板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昏昧今人之昏昧

源島新評重
後靡亦權詭
之術

朱長泰評禮
樂好故上用
幣而珠玉敬
事業賤改象
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

爭末作之反

經政評四
言珠玉能致水
火故曰如神也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且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日。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
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理若莫善於侈靡。後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味
何也。莫善於侈靡。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其
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也。春通用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齊
上隆以化下齊以儲。此所為入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王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誦矣。國亦無利焉。故輕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王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為陰。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管子

卷十二

三

正齊藏反

士享評曲
善教之妙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

不與得焉均之始也雖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

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

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

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

與教孰急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

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

楊慎評靜則及入之體在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藹之靜

雲下自知藹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閏將降其

靜威壽也慈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譎躁之人亦皆

交杖過而和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者

字之怨艾生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者

矣艾深而思若秋雲之動人意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使人

父若流水之蕩搖自然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使人

歸者哉此人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藹靜流

所自生者而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

往也教之入心若然非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

曰直有謂靜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

又曰人所直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

主而往是教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

之始也揚慎詳備身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土有百行于已難

揚慎詳備身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土有百行于已難

揚慎詳備身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土有百行于已難

揚慎詳備身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土有百行于已難

是一見使賢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闕于身。此闕不行矣。故貴身又一日以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敬也。人至賢而暗。視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而從聖化。人則敬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使其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神山光武對子陵曰不可相助為理子雖不受使而人已至今見桐江詞矣楊慎評今夫政一讀教之身備是則之頭而若大成形之徵者也豈也此少

本義純評見歲不可弛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而。用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諭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最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監竊。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逝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比。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流。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朱養純評見
魏不可僻

朱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尊
之是為德威
惟威生殺天
之威靈刑賞

冠之威權

孔穎達評有
序有思殖威
之門

若相為有非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
中。此但為怨兆而。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
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曰。常子罕之
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

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
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言之。敬祖禘。尊始也。祖禘六。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
罪。敬祖禘。尊始也。祖禘六。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

整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
所以論行也。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亾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王事之成形

考於人事。此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
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
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
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刑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券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
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致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
以律人。則威懼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攻。必辨於天地之道
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攻。必辨於天地之道

然後功名可以。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
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威親也。貴珠玉以

管子

卷十二

六

管子

楊恒評君以政為年以政自壽即以壽民

沈鼎新評應上甚貧富禮義生于富足故耳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

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者由為政以順年

命不中道天也莊子曰可以盡至百姓不天厲厲發六畜遮育五穀

遮熱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

也春演親事則社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

成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息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固也不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俱賢若何之曰忽然易卿而後

若俱賢則不可得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

而制難以王矣關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仁賢忽然易事而化

曾評其得機要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

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起之矣故

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

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

起衰故上得幹盡之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待

譽下有作新之鼓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

感與物俱長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

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

君禮不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若則以

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度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姚樞評不有語淵其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

亦。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有。革。而。不。能。革。

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

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

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

而。無。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重。而。行。之。非。人。所。重。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

趙。馬。賢。評。孟。花。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珠。長。春。評。弊。計。也。計。國。者。以。家。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

之。也。

葉。水。心。評。定。欲。瞻。願。正。行。民。所。重。

民。所。重。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樂。者。也。民

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

欲。瞻。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

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

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廢。以。通。民。化。財。故。必

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

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今。使。衣。皮。而。冠。角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言。上。既。乏。於。衣。食。傷。心。者

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明。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

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

致。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

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

也。絲。竹。而。雕。卵。然。後。滌。以。灼。之。雕。橈。然。後。爨。之。皆。富。

趙。馬。賢。評。卵。雞。是。之。卵。卵。

必離飾女潔者所為也。再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
而後淪以食。薪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百姓
之薪必離珠而后以炊也。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則怠於作業故能生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為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
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
則無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輟之。既使之
用然後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
成其功。或加父罪而繫之。予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之。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宋長春評音
化為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較之變化
也富徒以驟
祿貧士伏父
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驕而無任

春秋考議
以時而豐
有俗感儀
也禮齊而
居之功能盛
者強也時與
強以名勤之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以射春秋之
利。今則官自有。有祿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祿禮
收而消也。有祿禮我而居之。於我若此者順其意
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聲譽
強即勝。下強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春通此
強是勇。強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春
者則令。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
辯繁辭。智以招請。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

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能使。皆亡之鄰也。堅強而乘。固為尤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糜。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李泌評跋行
鼎遠

管子
卷十二
九
花齋藏板

劉勰評法制
俱非強人

沈惟道評真
性貴順習性
衰

管子 卷十二
此謂國亡之郤。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郤也。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其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

沈惟道評神
文不傷斯成
變化以妙合
陽

何俊良評辱
與開國即從
逆惠迪之微
意

管子 卷十二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可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燕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菑及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
之。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以舉事則死也。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管子

卷十二

十

花齋藏板

務慎評玩善
言開國門處
經辱求明祝
所謂開國閉
辱尊爵也
辱尊與也
非舉則辱爵
一知人序故
耳明祝知神
序故學無辱

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與。失。人。同。也。公。事。則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其。道。必。行。也。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定。綠。其。宜。
以。參。古。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汙。為。死。舉。一。善
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眾
公。之。也。書。曰。開。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是。奈。其。卑。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犖。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犖。爵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宋長春評塞
門與開國閉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負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
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畏之也。而物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不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卑。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視。薦。卑。於。神。
卑。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視。史。明
神。次。者。操。牲。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恪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善。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
以。閉。辱。而。無。失。人。也。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
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可。擇。天。下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花齋藏板

世臣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剛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應

之所者。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入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奸煬。竈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
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又執短兵。列陣而
辭。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因責其能以隨之。猶械則踈之。毋使人圍
避危也。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械則踈之。毋使人圍
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諫厲而。猶踈則數之。毋
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

柯潛評虛大
臣亦深思

宋長春評固
事毋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以辨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惡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之。疏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
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逼君。故將反為害。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
奈何。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
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母。既未得入。同其惡也。深鑿之母。謂深探
常令見之。毋不儀之母。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使涸竭也。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母。謂生篡殺之
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母。謂生篡殺之
知之。無使昧滅也。

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

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也。春通君馭臣。唯攬威福。明誅嘗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

無減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故平以滿。

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

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八。無事之大政。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也。下兩分。

積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春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春不外。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宋長春謂積。秦所言臨淄。關雞走狗。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前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

抱至全清。縣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歷其俗。夏。信。優。游。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也。

黃震評重農之餘又擇任以重土。

縣春通。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既。

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

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

可謂利。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

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則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

國。則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

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

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十三。花齋藏板。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其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

宋養和評不自犯自贖則守君民兩利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爾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醉。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及後其民者之為自贖。能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贖。能典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為其贖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豈專自贖。兩

齊元會評用休集事之戒

齊正評三堯節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固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固必敗。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春。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事繁而無功。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亾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之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亾乎。器。即與字也。春通。連

國既評高元
致海

此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井之中。我不
得用而任之。人之云。公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
治。夫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逆。而國且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逆。而國且
有篡殺叛。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公流而下。雖堯守
亂之禍。藏不施必。猶如尊位將反。而未幾勝。不平令苟下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
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君之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畏何也。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
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皆謂篡殺。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
族國之藩屏
若毀之則國
強兵遠而
不長也

蘇軾評力不
可聚強不可
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公國之起。毀
一曰。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出功立。公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出
起也。公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不畏。而侮。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
欲兼他人之強。

管子

卷十二

十五

龍齋藏板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大玉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者。先雖聚。後必散。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宣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疎戚而好外。企以仁

劉總評此之自恃非高亢也。故無害一

沈鼎新評此與陽便評諸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眾而約。謂與眾為約。實取而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

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

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沈鼎新評此與陽便評諸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

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也。秦通古時。民生養未

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

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

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

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

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後。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

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

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皆黜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一

力作之財。日身時。一日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管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

種敘政評詳
列衆要財無
所不用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
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較心
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
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爲借陰
財爲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爲殖之
術則絕聖大盜之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
說蓋有由來矣瘞培謂墳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壟
貧民也瘞培謂墳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壟
墓所以文明也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人習爲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行

宋養純評語
然周恤親睦
之風

差樊樊春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壟之次乎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
之時必誠力齊敵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
禮殊異則人各得其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所安故不流移也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觀誅流散則人不眺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
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鄉而歸之春通
喪葬貧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
誅故不眺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姚樞評井田
丘甸之法極
精盡

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誦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
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每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
也。春通。謂之乘馬。莫如井田。賦長。一乘馬
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日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
谿。皆有靈馬立鬼。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神之祠。使人祭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木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
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
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上視農以
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不

張燾評受地
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餉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
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
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君始者。謂始為艾若
削滅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
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
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
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上事
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
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也。十畝

朱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供與朝廷
之役官不同
等云云於義
之上祀之尊
兩修無管是
以廟中之序
則聚以聯宗
廟中之任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畷故曰十畷若他國來分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事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于官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各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
之治各定其先後之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
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賢者居上為

用殺以等賢
勞國體各有
辨君道各有
通則為主之
不可輕也

能有所益故君臣掌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
故曰君臣掌則上下均日上下均也此以知上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亾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達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
上之而已不而役賢者昌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
能除之也尊祖以敬祖以敬始也尊立祖廟所
所以除暴也尊祖以敬祖以敬始也尊立祖廟所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之重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高子聞之
者也載祭明置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
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趙用賢評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皆錯簡也

岳正評鬼斧
劈空山崩其
角

趙用賢評按
汚殺之事人
猶言屈已下
臥也雖有聖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中食今不然故致性之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馬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殺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

人惡用之言
不下人則諸
侯不至聖聖
人亦無用也

朱長春評國
貧而利專富
子鄙商賈乘
上之而直市
其美如此則
上兩國富而
下無居息鄰
邑漸然則市
不通而人莫
盡如也如此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
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甲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
後靡不相闕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用之
故道為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直美於朝市。國者邊鄙之邑。必苞直財貨。好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益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
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未事起不
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

管子
卷十二
二十
花齋藏板

則下困而究
上亦困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季泌評即下
無策無社意

修。本事不得立。故。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春通本善為句。主欲
與本之善。借未修以起之。未貨。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此
亦兩。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
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
紂在止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警之。鬼神怒之。
無有伐而。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
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
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則。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
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
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策無社則與紂之萬
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
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
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上位不能為功。更制
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
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
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
不常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春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
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
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卷之二
二十一
北齊藏板

楊慎評以同
而久其口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管子 卷十二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何。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
也。一日。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問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公曰。何若。問
以獨取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具位。危亡。可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索之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明厚德也。
用曰。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秦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秦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聘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臨
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縷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其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所謂予曰。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十則從服。則服而從之。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此。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心。
同於我。而孚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立。化而調之。曰。識

宋義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請問非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以防
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以防
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
境。曰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常變而輒
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
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
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
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
傳內，外赴警而內，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重候人不私行人斯可以內事

揚雄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九為農要，
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謂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
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
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春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
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
同行人不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
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
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
之使。春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
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寶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寶獲使其小而分之可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不惟大臣逸而小臣亦逸此治道之操而所出以升者也則君亦十椽升而已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

揚慎詳輕重若鈞前後可為惡乎無銖無兩何以為輕故輕者非無寔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輒有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專則功成故佚樂也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遂而名立也國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象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為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但以前則可。使耳重則極。而不可起。輕。善能劑之則。重以全衡而。托國輕以得。寔而樂死。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之。全賞之。善變為惡。以重。因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必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重不可起。輕。重。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限。輕。以。為。死。道。以。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限。輕。以。為。死。道。以。使。輕。可。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毋。全。賞。好。德。惡。句。使。常。而。不。與。雖。曰。惡。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

葉水心評強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遠雨言廣格之意

張榜評與私則小與公則天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故無私害。謂楚貢苞茅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雖強必德比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雖弱不犯則人。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得。求於報也。不所。素者遠矣。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素。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則。囊。括。四。海。能。親。與。大。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與。大。則。勝。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交。者。夷。

卷十二 二十五 花齋藏板

揚沈評聞無
私處綠葉從
單滋

程敏政評小
惡何如因民

管子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
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通殺不怨。利不庸。王者
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
下之欲。為欲。臧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
一日。先已而後人。一日。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
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
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
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
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
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
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如以予
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
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慮鼎新評事
君如親則非
臣際以義矣

管子
故也。財食足則外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
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使君親之察同索
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
謹也。君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
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
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
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
不。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
安。賢不可威。國殄瘁能不可留。可留之於彼身。春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六

管子

揚慎評水
方汨而人聚
之地美即死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何
患欲防患于
君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
無威凌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
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
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
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春
也通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土安居而老死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容納故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見春通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莫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患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嚴莫與大誰
敢窺覲之哉

夫事左

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

中國之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得禮義之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與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合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是故得天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人豫和

以同民天道

仁化而吉當

故高不崩入

心附利而介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人君

二也法其化

精自身而銘

治國同其流

卑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智乃不可法

管子

卷一

在齊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人者卑。

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

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

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應。至自

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

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

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

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

有道。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庸。君子儼然

柯潛評論神
化故不可以
道

朱長春評非
仁智不能用
神將流散
而往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

管子

卷一

在齊

榮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傷性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令人即禮
義豈不狗春
而別有神
則民志
不敢
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
如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其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無防盛生。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鬼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務盡能而與
正為市矣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修。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父。化枳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沈維垣評借
財借人二語
經國遠謀

揚悅評描盡
商情

文義指歸盡此。夫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
 略借在術。主在利。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
 又不擇君。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
 則。不為君城守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則家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
 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
 其木。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
 之章著上下之儀。不私。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
 根塞其幸者。但得貪。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食而已。無餘利也。

宋長春評極
言商人之于
利以此君臣
應上言利又
論本篇後靡

劉繩評能自
得師

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春通。商人必求利于
 市。故不敢妄動。如積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
 徙。必失利。向之什。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鼈之不食。呬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
 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治者
 不聽於天也。豈云哉。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
 求之也。而登云。哉。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
 官材云之為。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
 也。春通。強。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
 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
 智。不為役。一曰。強官。人能不。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
 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朱養和評取
人必以身非
虛心折節不
能

楊慎評此欲管于入者必多自云士豈云哉然其飽霜雪而存清不強牧而明也則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日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而委薄則士云矣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不方之政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姚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苞盡政之天小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尤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時者也。以進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進。機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不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谷離也。言歷運之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然有知強弱之所。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然有知強弱之所。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葉水心評智謀而又成以威是敬仲本名

可以取天。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糞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成以。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亾。亾則物散。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散也。地陽時。實也。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也。當知二至之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其萌芽內發。欲生。

三十一 花齋藏板

沈博新評
寢于冬而感
行于秋精心
于虛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將合可以。其隨行以為。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其隨行以為。兵。將。謂事端。初見其。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通。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宿以。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糅刃。用。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亡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養生。殺萬物。進存極至。而通相變通。是以天道。

何俊良評聲
色其味俱與
時通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薄。陽厚陰寒。起于一二。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請。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齊。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夫陰陽。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

柯潛評性聖
人能補洩陰
陽

進退滿虛。凶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

陽滿虛散合。可視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

之所在。故奪有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

餘者。補於不足。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處。設

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則常應之以精。

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則常應之以精。變之氣

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天之變氣。應之以正。變之氣

須預有所防。備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咳。連上不。動毀之進退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

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有進有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

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

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

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

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

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平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

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

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九承以療

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

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彈之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四

七家對歲反

黃震評數數
災敗閑忽弊
常如此

養純評形
容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
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
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
為燮。而六合恃
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
至無形聲。如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明
辭言之靜者。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
得。而治動。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
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
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
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
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
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
其生而毓之。即葆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
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
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極微評形
容氣極微極

持其靜以治其
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怡美然後有輝。怡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
觀察之。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自。則修德於心
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故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
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
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
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待其待。待
之始。含章為怡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卷十二
三五
七齊或反

豐評益
天不可舒

和道達評合
滿則敬虛隨
之然終以入
潮天

宋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測
非運氣歲曆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禮廢則農
傷眾亂漸且
臣富而樞歸
男后退衰寧
忍言耶

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爾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日四帝四神。夫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上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上。離曰畜牝生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人。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
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問。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
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
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法于世何下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
善也。故安臧之間。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五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彌禳。或祈禱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
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
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據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春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
服駟。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春通三晉。婦人為政。春通七國。鐵之重反旅金。則母

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謙。不重

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齋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而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則人君日退。亟

之玉。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哀則神之祀改。其

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旌麾

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古之祭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或

星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朱養和評記
至更祀更號
估覺各滿可
危

揚順評明禮
疏趾之類便
其物藉美于
宗道有君花
落又曰花落
于鼎彝尊稜
于荆棘與亡
在罰

焜。焜。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

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

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眇。其大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

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

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擯

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的星云云。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夏祭閭曰星。殷祭陽曰燿。周祭日以朝

及閭曰星。燿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

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所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後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壇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誦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駭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周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變人之必亂，王公之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輿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入百世，二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者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蠶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筮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之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術，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又評：後靡大奇矣。時出厄言，曼衍動人，又時與言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神偈秘密耳。其連行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49-12382

